



重刻雲陽集序



茶陵李氏代有偉人



明文正公五世祖為

雲陽公登元季癸酉

榜第二人入供奉禁

不翁序

苑出遷江荆提舉洪
武鼎命力辭徵辟隱
居永新山稱不二心
卷人著集藏山中迨
文正公事業文章大

鳴於世而雲陽益顯
獨李氏家藏自元明
至今經數百季流離
播遷兵燹之所焚劫
鳳雨蠹魚之所侵蝕

碩果僅存已渺若綴
旒而後有石潭正白
魯瞻諸君相繼爲之
寶護收錄務使前人
勲名之重制所之高

才學之美曠數世而
弗墜於戲可謂書香
克世具家者奚嘗嘆
不肖子孫父祖所遺
翰墨所經丹黃之書

與夫乎澤玩好琴硯
之屬生平精氣之所
噴薄骨肉未寒一旦
委棄散失流落人間
望其數傳而下不憚

問關求遺珠寸璧於
灰燼瓦礫中者寧有
幾耶則魯瞻之志為
足嘉矣余既取西涯
先生擬古樂府訂證

而刻之茲復東雲陽
所遺文辭篇什稍一
太繁取要校讐授梓
以成全美況元朝詩
文存者畧少雲陽五

七言古今各體時出
天機暗合孫吳如卷
僧不坐禪炷炷看禾
熟又夢裏江南鷺時
踏隔溪烟水未分明

誤向花間問
香色不知春
在未開時
歸來記得
前村夢月滿
千山一苗
秋之顛與墨
菊君山
諸俗
佳句不

勝枚舉
用是掩
菴思
維
恍
然
如
雲
陽
公
一
代
名
宦
又
具
福
慧
丹
來
雖
不
無
隔
陰
之
昧
狀
暇
若
種
智
之
深
時

張吐露而不自覺安
見人謂載藉為聖賢
糟粕精意不在是焉
未免失之過激猶為
隔水看花之論不知

舍糟粕而別求精意
早已成兩段更於
何處見聖賢落處則
余之訂刻兩先生之
遺書異亦饑羊存禮

之意也耶設有責余
終欲指民為盜者則
賦物現在誣人之辜
庶笑可免

省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季春望後三日五
岳行脚石道人太汕題于嶺南長
壽方丈之雲半閣



書

重刻李雲陽先生集序

天不擇時而生才而才人
有遇者不遇者才矣雖不
得遇弗失今名吾於李
雲陽先生後之先生登元
統而元李齊榜第元人

李翰林以母老執養出守
婺州遷浙江副提舉文
辭行術粹然不污了母
憂去官未究其後施如
先生者倘稍崇至階久
生職生當明奉黼黻太

平其功名者何如哉值元
季大經解紐平戈迭興先
生遇非其時極流離顛沛
坎墮倥傯而吾才見於悲
歎慷慨之存天命有主
鼎新於明先生守以人事

君之義延其子曰危行節
不二心者人微辟屢下堅卧
不起與雲陽七十二峰身
高爲生平不著者重陽集
兵燹播遷茹生略盡五世
孫西涯學士訪求遺稿屬

者守顧天錫采輯考
先生曾隱去之新山
中今墳墓具在予所輯
者終存什一於千百耳
而雲陽之令名庶幾不墜
二百餘年變亂又作舊

板燬彙抄本湯斌十二世
孫泰上邇先世遺書
求四方無力授諸梓嶺南
長壽丁卯哀其志為刻
西涯樂府而雲陽一集次
第成之余家長壽佐丹

黃維校諷誦其文辭當
時悽愴情狀歷歷如親
嘗不歎乎遇之寡也以視
西涯歷相原陵泰陵作
為詩歌鼓吹休明而無
雅頌其遇之懸殊善不可

同日而語矣。而先生之才自
有其不可掩者。臨悵憤懣
失於裝幀。冀州中若存
若亡。有時先景。變易靈
氣。豁開而令名卒顯于天
下。後世又何論。時之遇不遇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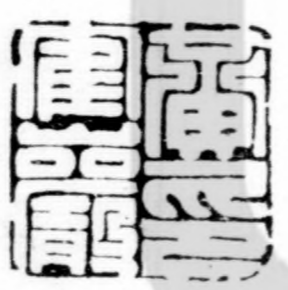
先生詩似林和靖。文類劉
辰翁。立言之者。準道德而
絕淫夸。談佛之習。可謂
克自振拔。才而賢。去也抄
本。殘缺。請識甚夥。心思及
墨筆。畫樣。倣務。期拍合
序五

於者缺文有先生諱初字
一初號希遠楚之茶陵
人也其鄉至今不敢斥其
名稱為李狀元云

皆

康熙己卯仲春月

經岳山人黃鶴巖撰



序

士有不爲俗變而又能隨世自立以必盡其心之爲慊是固古之所謂豪傑而君子不以爲過者也於乎若雲陽先生李公真其人哉當其時元有天下凡百年中國彝狄之變蓋於是爲極而遺親後君之俗成矣先生起進士高第官翰林方駸駸嚮用顧以親故就養江南暨其國之將亾則又慨然欲效一障以畢事君之義不已則竟辭新命沈晦悲惋終其身而不悔焉於乎陳良楚產也楚不純於彝良一旦自拔流俗君子猶以能用夏變彝爲豪傑之士况生長其世無所遜於天地之間而卒

能以古道自勝者哉或謂豪傑若先生者既非元
所得而有則當起佐我國家維新之治殆不爲過
噫王彥章一鐵鎗雄耳事梁以死梁之惡天下之
惡一也君子猶有取於其忠况文章德業若先生
者又可以其世而論之哉若曰生非其時其出其
處有不得不爾者則固先生之所深悲而不幸之
嘆亦君子所不敢後焉者也先生諱祁字一初長
沙茶陵人今學士賓之公實其族裔文章行業上
光厥祖蓋李氏之澤積之久而發之遠有如此者
抑天之所以塞先生者將大昌於今日乎初先生
自茶陵辟地吉安之永新旣歿因以葬焉學士公
嘗表其墓今顧君天錫守吉安有以爲鄉邦典型
之思文之在先生者誠不可缺而舊本日以散失
抑亦先生不能不致意於後人者將重刻之以圖
不朽鐸託交學士公最深且久知先生之履歷爲
詳因敘論之以歸之顧君或者先生處變之志得
以少白於天下後世若乃其文之傳不傳則豈微
言所得而重輕哉

時

弘治三年庚戌六月八日朝列大夫南京國子祭
酒前翰林院侍講經筵國史台人謝鐸序

長安官以爲濼泮典壁

序

予與希遠李先生定交爲莫逆舊矣聞先生提舉
江澗文台退居姑蘇以母憂扶喪還鄉里壬辰兵
起所在相煽爲亂莫能禁止先生與人言必勉以
忠義不可亂與諸將言必勸以堅守爲陳君臣大
義尊獎朝廷不可有異志每聞他將不守及觀望
要功者輒憤切食不下咽談論國家事至流涕不
自勝雖無官守而憂國之心造次不忘如此先生
平生長於詩文雄傑偉麗自成一家而皆本于道
德仁義之實詩有一飯不忘君之意予嘗及見其
承平時諸作有雅正之音有華藻之章無龔澁之

態無鄙野之習真所謂鏘然韶鈞鳴蔚然虎鳳躍者也彼雌聲學語與夫嘔心出之以爲巧者豈能希其萬一哉予又記昔者苦熱疾累日忽得先生書及和余詩予喜而讀之讀未旣如啜玉川茶啖玉井藕不覺肌骨清而沈疴痊因念老杜詩辟瘴鬼孔璋檄愈頭風信不誣矣每欲與先生結詩社更唱和以爲樂而宦轍背馳每不可得老年歸鄉一日先生之子位持吾州太守費侯書至泣而言吾父已棄我矣余聞而頓足流涕曰平生知我惟先生今不可復得矣嗚呼痛哉然猶及見先生之有令子如見先生先生爲不忝矣及讀費侯書則

知先生未歿時永新總制俞侯懋齋以先生詩文將命工刻之期以傳遠先生旣歿而俞侯之意不變而愈篤且猶以先生平日詩文近千篇遭世變無一存者學者所抄錄皆兵後數年來田里之作又或掇拾於煨燼之餘或得於衆人傳至之語其間完文無幾以爲大恨余謂先生平日詩文固知其美然不可復見矣觀今存者雖喪亂之作且殘蝕不完然一語一句悉忠義所發如老杜夔後東坡海上正人心關世教刻而傳之使學者有所矜式非小補也夫得於殘斷掇拾之餘尚能使人誦之而興起况乎遭際盛時春容和平大雅之音其

感發於人者當何如也惜哉費侯復道先生之子之意謂先生平日故人惟余在俾爲序嗟乎予不識俞侯然其尊賢下士之實聞四方久矣今又能使先生之詩之文獲傳于後世則余雖不必識侯而自可以使人遐想遠慕不能自己也然則先生之詩之文於學者固非小補倘非侯之力則士何由而傳哉予雖老耄不能爲文然於侯知所深敬矣故爲序之并著先生文章忠節大槩使後有所考云

洪武十四年閏八月望日前朝諸大夫英德知州老友八十四翁廬陵中孚序

序

濟南張文穆公豐城揭文安公昔在禁苑極言元統初科目之盛得士之衆而及吾李君一初之才美素竊識之君旣得官江南後典學校于江淞而聲稱尤著方日夜望其還朝冀有麗澤之益而烽火日熾君周旋兵甲間十有餘年動以正義激發人心扶植天理跡其始終無所汙染可謂難也已朝廷方以君名進士畀以民社擢諸風紀駸駸顯用而君固無意于出仕矣君之於文衛道甚嚴書事有法有紆徐開朗之氣無鉤棘骯髒之態流布於四方者不少奪攘毀棄僅存什一于千百其孤

尚有世云庚戌郭
永錫一序

位銜哀隣境哀輯成編然多避地所作新安俞君
子懋來鎮永新刻而傳之屬張揭兩公薨逝已久
不及觀君之晚節而一覽斯文非可嘆哉延祐初
采前代之制設科以取士迨君賜第之歲蓋已廿
年七對殿廷是科兩榜之士舒翹揚英往往以賢
豪自負及國家失太平諸君多已物故若君之厲
志以保身著文以傳世有子以承家誠所未之多
見猿鶴沙蟲公論豈得而盡泯乎然則君庶幾可
以無憾矣君嘗佐州婺源俞君深知其發言行事
而欲永其傳秉彝好德尤可書也君諱祁世居茶
陵一初其字云臨川危素序

李雲陽文集卷一

目錄

黃河賦

美俞公新州學詩

題金人出塞圖

題水竹居圖

閬山樵隱詩

送汪士章歸江東 四首

題懸崖蘭

畫羅漢

同孫彥能遊山菴 二首

尚有世武庚戌郭
永錫一序

位銜哀隣境哀輯成編然多避地所作新安俞君子懋來鎮永新刻而傳之屬張揭兩公薨逝已久不及觀君之晚節而一覽斯文非可嘆哉延祐初采前代之制設科以取士迨君賜第之歲蓋已廿年七對殿廷是科兩榜之士舒翹揚英往往以賢豪自負及國家失太平諸君多已物故若君之厲志以保身著文以傳世有子以承家誠所未之多見猿鶴沙蟲公論豈得而盡泯乎然則君庶幾可以無憾矣君嘗佐州婺源俞君深知其發言行事而欲永其傳秉彝好德尤可書也君諱祁世居茶陵一初其字云臨川危素序

李雲陽文集卷一

目錄

黃河賦

美俞公新州學詩

題金人出塞圖

題水竹居圖

閬山樵隱詩

送汪士章歸江東 四首

題懸崖蘭

畫羅漢

同孫彥能遊山菴 二首

題蘭蕙同芳圖

斗室

題楊蘭谷漁樵耕牧圖

題梅友圖

和碧虛湛上人

題曉行圖

和陳子尚雨中見過

和周宗文見簡

題陳所翁畫龍

藤溪釣叟歌

題梨花喜鵲圖

昭君出塞圖

送劉仲賓入京省兄

奉題朱澤民先生畫山水圖

歸來軒

贈王汝賢

題王與齡畦樂

贈周明卿歸九江

挽劉雪峰侍御

偶題

一鏡亭夜坐

和俞總制一鏡亭韻二首

和汪士章一鏡亭詠二首

贈醫士羅梅村

和王子讓席上韻

挽劉子尚

坪洲和劉子綸琚

和咏鶴二首

和劉梅南

居上麓和俞總制二首

次王子讓韻二首

次賀琴南

和青原寺長老見寄

謝無詰送山藥

和歐陽承旨贈醫士

謝孫彥能製紫羅帶

和賀琴南見寄

賀俞總制造新衙

送非空晦之二上人

送周晉德之耒陽

和鍾德恭見寄二首

和高莘田韻

送吳俊傑歸江東

和劉子綸韻二首

和前韻答吳孟勤

和友人見寄

和孫彥能夜坐韻

題元陽洞

和賀琴南韻

遊城和韻 二首

和三華閣道士張葉舟韻

和咏海棠

御賜恩榮宴

和劉子綸子琚韻 二首

坪上寄勉礬溪諸姪

題蘭棘同芳圖

勉礬溪諸孫

題枯木竹畫

為陳彥昌兄弟題蘭蕙圖

題畫 四首

題金汝霖龍

畫鷹

題白鷺

鶴

舟

題杜甫遊春圖

題馬

題蘭蕙

題龍頭

題黃庭瑞養親卷

題墨竹

題山水圖

題風雨圖

題仙隱圖

題江濤白鳥圖

題明皇戲侏儒圖

題赤鯉圖

題畫牡丹

題畫馬

題昭君出塞卷

二絕

題美人剪牡丹圖

題三士圖

題雪景

題畫兔

題李伯時馬性圖

題細腰宮女圖

題梅花下水仙花

題畫錢塘景

題畫馬

題猿

題雪禽

與地理葉梅窓

次劉文貫韻 二首

寄友人余承慶 三絕

山居首夏十絕 示外孫陳祖蘭

釣圖

題蘆雁

題畫

和王子讓 三絕

題無詰蘭石

題唐三學士圍棋

題畫蓮

題畫 二絕

寄龍田三仙閣道人

題畫 二絕

題畫 四首

題家龍溪畫龍

李雲陽集卷一

元茶陵李

祁

希蘧

謨

嶺南長壽大汕石濂訂梓

上元黃鶴巖蘭崑甫校閱

十一世孫 上林 正白

弟 道誦 九臯

男 泰魯瞻輯

賦

○黃河賦

壬申湖廣鄉試

乾清坤燹。嶽奠川會。覽四海之縈環。見黃河之如帶。下亘寰宇之區。上通銀河之派。折九曲之迂迴。

瀉千里於一快想成功於當年微神禹吾誰賴觀
其肇跡西土濬源天淵浩浩蕩蕩翩翩綿綿或奔
放而莫禦或紆徐以彙表延或騰蹕奮迅激强弩以
俱發或喧虺震掉雷萬鼓而竝前聳銀闕之嵯峨
驅鐵騎之森嚴忽洪流之浩渺播餘波於兩壩諒
一葦之難渡豈容刀之可言思昔龍門未闢積石
未導蕩斯民之衡廬爲魚鼈之鬪奧暨黃河之安
流嘉立圭之錫告濟蒼生于艱危拯沉溺于閑燥
昭乎如日月之乍明廓乎若乾坤之再造此後之
臨流而嘆者所以深爲魚之憂而羨禹功之妙也
逮從西京治化昭明何壯心之未已復馳騫于遠

征命彼張騫使於西垠窮二水之所自至鹽澤而
陸沉是雖足以知黃河之源委要未可與神禹而
竝稱蓋其甘心遠夷疲弊中國孰若疏鑿功成免
民魚鱉靈槎泛泛使節煌煌孰若乘彼四載經營
四方竹杖詭奇蒟醬甘好孰若水土旣平稼穡是
寶吾于是知禹之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
幬者矣惟我皇元萬國一統會百川而東朝環衆
星而北拱不必手胼足胝而河流無泛溢之虞不
必窮幽極遠而河源皆版圖之貢愚生南邦未獲
時用蓋將振衣袂乎崑崙豁心胸乎雲夢挹黃河
之餘波造明堂而獻河清之頌

詩

美俞公新州學詩 并序

學校興廢有司之責也有司職理民務科賦役出
徵斂以應大府之需大府遣從事督促相繼爲有
司者日夜皇皇焉敝形神以求免其過而猶懼不
給視學校廢弛非不惕然思所以興起之而慮有
所不周力有所不逮雖欲免之其將能乎今懋齋
俞公之來鎮永新也武事旣備乃撤廟學而更張
之殿庭門廡悉改舊觀黜堊丹漆竝從新規州人
縱觀駢首嘉嘆以爲今之規模乃自昔所未嘗有
者蓋公篤志文學固能以其所能而濟有司之不

能則爲有司者亦可少逭責矣於是相率爲歌詩
以頌公之德焉詩曰

於昭新學其楹有覺其光濯濯伊誰之作於穆新
宮有嚴聖容載瞻肅籬伊誰之功番番俞公式鎮
茲土靖綏邊疆剗削巉阻四郊旣平公心載寧春
我黌舍匪予曷與爰咨爰謀爰究爰度撤茲棟梁
易彼榱桷昔公未來棟傾榱摧公旣戾止坦坦軒
豁學宮旣成生徒烝烝揆茲有成惟公德馨其德
惟馨其積彌久相我斯文以昌爾後吾儕視成旣
忝厥職載申頌歌以永無斁

題金人出塞圖

窮林立喬松峭壁插平地蒼茫絕飛鳥倏忽見羣
騎雜襲衣與裘蒙茸間氈毳差池鞭弭間孰識誰
賤貴憶昔從北征驅車出幽薊天時大雨雪道遠
恐遂泥牛馬俱阻寒驢驟縮如蝟所見人物殊適
與此圖類當時皇風淳聲教浹遐裔雕題與被髮
商貨罔不至自從煙塵生河海隔氛翳舟車斷往
來榛莽極荒穢邂逅見此圖俯仰今昔異矯首欲
無言長空正迢遞

題水竹居圖

蒼山走平陸蕩漾水竹居寬閒百弓地延構十畝
廬霧散天倒影風生籟鳴虛居人了無事燕坐嘗

自如侍立兩小童習誦詩與書從容戶牖間其樂
嘗只且翩翩者誰氏峨冠曳長裾意氣頗飄逸東
來望門問言咲雖未接歡意已有餘嗟予困塵土
舉足遭牽絮永懷慕芳躅願言執其祛同遊閬風
圃共入崑崙墟茲行恐不遂見畫空踟躕

閬山樵隱圖

閬山千仞高上有田與廬林木蔚以結石徑盤且
紆持斧伐遠揚不辨梓與樗時還得雉兔倒載懸
柴車歸來酌春酒襍以園中蔬怡然儔慈母樂意
恒有餘邈哉瑤池宴視此當何如

送汪士章歸江東

予以元統初元賜第一甲進士及第入翰林應奉文字預典制誥脩國史明年還鄉丁父憂終服以母老乞外任便養得佐守婺源乃至元己卯間數年也計當時士章尚幼諸大夫伯仲皆列貴顯朱紫滿庭詩書禮樂之盛輝映前後離去凡廿有五年心常念之今年春乃得與士章胥會于禾山之上一見傾倒若疇昔素所深交者予時方以羈愁老病無聊賴而士章旦暮相視飲食醫藥罔不畢具又從而委曲調護之以紓予憂若士章之與人交又有出于久而敬之之外者故予于閩山樵隱旣爲記之不足則以詩歌之歌之不足故又爲

述其大槩以見予之得與士章交遊其所由來也遠矣

涼颼動窓戶琴瑟鳴不已淒淒遊子情感嘆中夜起所思在高堂白髮門屢倚承歡戀膝下况乃隔千里道路詎云遙言歸卽伊邇

聖人重名教造端慎其微丈夫各有室所願常相依一來荷戈殺每覺歲月非蟋蟀鳴在戶行子時當歸天倫有恩義此道不可違

爲兄旣不易爲弟良亦難兄行非干祿弟寧求安閒承家與國事異體同辛酸及茲幸來歸始得中腸寬怡然共尊酒一敘平生歡

携家避憂患自古皆有之君歸旣云速君來詎宜
遲歲事忽已晚願言及來茲蕭條冰雪後駘蕩春
風時臨分重凝佇執手爲君期

題懸崖蘭

幽蘭厭叢薄託根附層崖崖傾石巖崿峻極何由
階我欲往從之采英掇其芰顧無雙飛鶴此願終
難諧含芳尚韜邈不與衆草偕感彼怒自悟喟然
傷我懷

畫羅漢

空山極寂閔自足斷緣想况此山中人智識已超
朗坐久忘朝晡習定非勉強豈惟人所知異類亦
欽仰乃知象教力兼用服夔魍嗟嗟世中人擾擾
向塵網叩爾寂無言何由測深廣

同孫彥能遊山菴二首

緣崖涉清泚披草得幽逕蕭條雙檜閒獨立一松
勁入門聽微鐘心垢一時淨向來飽干戈棟宇兀
偏正空庭鳥雀喧壞壁龍虎瞋徒能起吝嗟無復
聳觀敬三嘆復出門乾坤幾時定

孫君方正人直道不由徑吐詞每清新得句更適
勁青春二三月川陸頗明淨徘徊憇小菴危坐身
必正嗟予及衰老疲困日常瞋乃知英妙年才力
良可敬勗哉勵功業名譽久乃定

題蘭蕙同芳圖

蘭生花葉短蕙老花葉長短長各自媚異體同芬
芳但依竹石根不羨桃李場君子有令德千載流
輝光

斗室

爲汪士瞻賦

移舟向溪渚結屋依山阿從容漁釣間樂意何其
多天光入戶牖萬象皆森羅援琴奏逸響清飈振
林柯亦有素心人酒熟時相遇誰云一室陋褊迫
無透迤所嗟今世士締構高嵯峨畫棟隔飛鳥朱
甍映清波一朝壽命盡嘆息將奈何日月互顯晦
乾坤相盪摩願言處茲室樂哉聊永歌

題鄱陽楊蘭谷漁樵耕牧圖

我家雲陽東衣食在漁稼朝耕白雲邊暮釣清溪
下有時逐樵牧談笑至昏夜自云此真樂此樂天
所借亂離寄他鄉奔走不遑暇蹉跎幾經年及此
見圖書蒼茫指顧中彷彿在田舍四事若難併苟
得亦可詫何時賦歸來雞豚饜春社

題梅友圖

友道日非古競趨桃李時誰能守真素對此冰雪
姿天寒歲云暮矢與同心期

和碧虛湛上人

賦性便所適常恐勞其生偶因魚鳥性遂得山水

情情忘意自慙不在形與聲如何夸毗子竟日方
營營

題曉行圖

鬱鬱溪上松灤灤艸頭露幽人愛清景晨起就征
路翩然厭羸駢獨行不回顧浩浩誰與期青山淡
無數

和陳子尚雨中見過

涉世諒不偶悠悠詎知心窮居自幽渺詰屈誰能
尋山容易開合倏忽晴與陰子來當此時不避泥
潦淡慨慷述前古衰遲陋方今白駒在空谷鳴鳳
當高林發我以遐思慰我以好音感茲意氣厚所

愧桑榆侵懷哉南陽臥寂寞梁甫吟

和周宗文用陳子尚韻見簡

古人重高義窮達恒一心自言不枉尺豈能顧直
尋天時向寒沍微陽眇重陰君子道未復志士憂
方淡憂茲可奈何自古非自今但願得良友時能
訪幽林幽林近荒僻山水無佳音青松日憔悴霰
雪尤苦侵願君勿遐棄頻來慰幽襟

題陳所翁畫龍

千年老龍伏崑阻懶向天台注作霖雨忽逢健筆一
寫之鬣角鱗鬣盡蒼古溪風蕭蕭山雨寒騎螭騰
拏釋蛟舞願君長畱此畫江海間更使千年作龍

祖

藤溪釣叟歌

新安金汝霖才俊之士也薄聲名而慕閒曠從容山水間遊戲翰墨咸有深趣其自號曰藤溪釣叟海漚道人某爲之作歌

藤溪釣叟清且奇出處不與傍人知脩然垂釣坐溪上上下下雲中相追隨朝看溪上雲暮踏溪頭月青山綠水是生涯紅蓼丹楓共蕭瑟有時欲寫蒼龍悽雷轟電掣風雨馳高堂素壁見揮掃凜凜毛髮寒生肌有時直向梅花下弄筆搖毫恣描寫新條舊幹總橫斜嫩蘂疎花亦瀟灑藤溪釣叟非釣

徒遜世不見真良謨得魚沽酒喚溪友顛倒汗漫同驩娛君釣藤溪魚我作藤溪歌風塵瀕洞豺虎山一咲奈爾藤溪何

題梨花喜鵲圖

吒吒伏吒吒池陽有客思還家當時舉頭占鵲喜妙意豈在東闌花舉杯嚙靈鵲借爾庭前樹願爾勿嫌猜翩翩好毛羽作巢得食哺爾雛終日庭前莫飛去

昭君出塞圖

朔風吹沙天冥冥愁雲壓塞邊風腥胡兒執麾背人立傳道單于令行急蒙茸胡帽貂鼠裘誰信宮

袍淚痕溼漢家恩深幸不早此身終向胡中老此
身倘負漢宮恩殺盡青青原上草

送劉仲賓入京省兄

難兄翩翩挾芳枝走馬金臺結豪貴秋風城上看
孤鴻夜雨江南憶諸弟知君此行不可遲嚴程早
慰難兄思持杯執手定何處都門碧柳春參差

奉題朱澤民先生畫山水圖

洞庭之南湘水東青山奕奕蟠蒼龍雲陽峰高七
十二欲與衡嶽爭爲雄我家近在雲陽下來往看
山如看畫十年塵土走西風每憶雲陽動悲咤吳
中勝士朱隱君筆精墨妙天下聞畫圖畫出湘江

水青山上有雲陽雲雲陽山高湘水綠十年不見
勞心目只今看畫如看山萬里歸情寄鴻鵠

附錄以紀此詩此畫離合之奇

崑山許氏藏元人墨跡數紙中有茶陵李公一
初題朱澤民山水詩一首予識公爲賓之學士
先生之族高祖也爲乞而歸之賓之旣得甚喜
遂加袿飾復俾予書其所來蓋公在元嘗登高
第自翰林出爲州佐後副江浙儒學提舉故吳
人家往往得其詞翰觀於此紙可謂妙矣雖非
其後人亦知愛之况爲其後人者乎然賓之所
愛尤有可重者非特所謂妙而已也若許氏能

捨其愛亦可謂知所重輕者歟弘治戊申冬十一月壬申長洲吳寬書

曩賓之學士得其先世元一初提舉手墨一紙於原博庶子所殊珍惜之意謂安得朱畫以成二美予時偶收此幅遂以歸之額間虛紙一方規製適與書稱賓之喜曰非偶然也裝潢爲一俾識所自夫物之成敗聚散如人之出處顯晦要有數者詩圖淪落海內百餘年復還其嗣人之手以卒顯于時亦奇矣若提舉公清材碩學出當厄運弗克彰施歷傳至學士始益振起世業大鳴于盛際付受有緒此其徵歟可喜之大

有在二物之外者澤民亦嘗爲儒學提舉今詩稱隱君當是其未仕時筆公隱永新山中三十年而詩有風塵之嘆豈其供俸翰林及出爲提舉時耶公所著有希遠集惜此詩散逸不收無所攷矣晉陵陸簡跋

希遠府君題朱澤民山水畫長句真蹟有姓名及字印各一而無畫許翀鴻高所藏鉅卷皆元諸賢詩翰此其一也原博先生見而說之曰此在汝卷不過三十之一無之不爲闕在其子孫則千金之寶也子何惜三十之一以爲千金之饋乎他日以諾告且曰爲我作海月菴記即可

致矣記成而詩果至又數日陸先生廉伯以澤民畫一軸爲贈上有空楮取其詩校之不爽分寸卽標于其上觀者不能辨其爲二物嗚呼干將莫邪千載離合世間此事似亦有鬼神之力雖府君有靈不能不爲之慨然况爲之子孫者哉軸頗舊不復裝飾所以存故舊彰奇異使來世益愛護永不散失而二先生各題其旁以識所從得云旣得之十年爲弘治己酉三月十九日五世諸孫東陽百拜謹記

歸來軒

忙處愛山看不當歸來結屋長相向就中編作歸

來軒田園正欠陶元亮竹籬茅舍村數家藜杖芒鞋時一訪紅塵不比晉宋間清風自是羲皇上夢回枕簟書有聲客來午篆微煙障綠陰入戶如有約白雲出谷遙相望邈思今日始有歸始信從前心是放更容老子二十年從教白髮三千丈

族祖一初先生中元統進士第一任翰林應奉後提舉兩浙儒學至正壬辰兵變流落江南弗克寧家洪武元年先生歸來賦此故錄之諸孫

東陽記

贈王汝賢

瀕洞知誰在倉皇賴汝賢壯心拋舞劍驚膽落虛

弦暮雨滄江上春風綠柳邊高歌聊自遣世事若
茫然

題王與齡畦樂

有客依南浦長年學種畦才高宜世用性僻愛幽
棲菜甲侵腰長桑枝刺眼低不因來往熟那得自
成蹊

贈周明卿歸九江

邂逅逢知己蹉跎惜暮年青山橫蒼莽白髮老江
天對酒春芳歇聽詩夜雨懸片帆明日遠回首各
風煙

挽劉雪峰侍御

聖主登才傑明公早奮揚繡衣春照日白簡夜飛
霜獻納心猶遠歸休力尚強只憐堂上栢回首獨
蒼蒼

偶題

元日初逢雪淒然憶帝京嶽巖銀作闕迢遞玉爲
城閭闔開三殿蕭韶間五謨白頭消息斷老淚不
勝情

一鏡亭夜坐

靜夜臨溪池蕭條不成寐蟾光上下浮清颺左右
至潛魚旣息波幽鳥亦斂翅仰視河漢明悠然發
溪唱

和俞總制一鏡亭韻

華亭新結構水木轉多情雲影時時度蟾光夜夜
清透簾香一縷注玉酒三行無限登臨意悠然眼
自明
元戎才思別往往見高情玉樹臨風皎冰壺照眼
清大篇連牘寫小隊出郊行已欲同登覽閒看一
鏡明

和汪士章一鏡亭韻

愛此池亭好蕭然遠世情映空翻碧落徹底照心
清展簟支頤臥拋書信步行有時渾不寐雲水夜
淡明

愧我飄蓬影逢君磊砢情乾坤雙鬢老賓主一時
清亭館畱連飲郊園取次行更須移小艇乘月棹
空明

贈醫士羅梅村

禾川羅公望以善醫名于時懷其藝以應人之求
有疾者競趨之隨證治療無不應驗者而尤篤慕
清雅故其號曰梅村予喜其藝之善而又愛其號
之清故爲賦詩以稱道其志云

愛梅常自種歲久忽成村亂吐香浮屋橫梢影過
門就枝懸藥裹倚樹瀉芳樽不見林和靖憑誰與
共論

和王子讓席上韻

衰年愁對酒壯志憶題橋遇事難開口逢人愧折
腰樂傳天上謔心逐暮歸樵宴罷驅歌發蹉跎又
一朝

挽陳子尚并序

鄉進士陳子尚吾茶陵之英俊者也其伯父芳洲
父雪野皆厚重老成有家學為鄉里推敬而子尚
初入學時雪野遣從子運朱墨方是時已壘壘有
逼人意子甚期之其後果以鄉薦貢禮部聲譽大
起喪亂以來朋輩彫落已盡而子獨不幸苟存乃
得與子尚相與流離顛沛中異鄉孤客賴子尚少

自慰藉故常語之曰吾老矣無復有意斯世子必
勉之然子尚性頗嗜酒少檢束故常得羸疾予常
戒之且憂之曰是子他日必以酒致死嗚呼孰知
子尚之死不以酒而以兵耶子尚今年纔三十有
六吾見其進而乃如是以死則夫衰老僵仆奄奄
以待盡者當何如哉悲感悼痛不能已爰書此以
見予情而復繼之以詩

吾道從多感斯人可痛傷題詩憐俊逸對酒憶疎
狂未得蛟龍雨空經虎豹場暮年今見此老淚欲
沾裳

坪洲和子綸子琚

上麓棲賢館雲陽借作家山橫吳界楚水合漢長
沙邦計思劉晏兵謀媿左車不須重弔古骨肉共
天涯

和詠鶴二首

不學當年丁令威却從仙館暫相依日高正好看
朱頂月黑猶能見縞衣最愛池臺容妙舞却嫌松
竹礙高飛誰言仙骨從來瘦飲啄年深也自肥
老去曾看相鶴經暫從華館識伶俜幾年春就丹
砂頂竟日閒梳白雪翎萬里壯心原自許九霄清
喚好誰聽神仙舊侶知何在遙望蓬萊一點青

和劉梅南見寄

先生雅趣生幽僻住近雲山第幾家夜雨暗添原
上草春風晴入路傍花詞嚴自可驅蛟鱷德厚何
妨宥蝮蛇珍重先生宜壽考故應吾道有光華

居上麓和俞公總制見寄

二首時俞公新造府衙

使君走馬臨邊徼飛鞚聯翩不動塵只有韜謀能
破敵更無資力可通神風回綠柳營門靜日上朱
甍府署新更想後堂花滿架春來終日燕賓親
聽君高論懸河水洗我胸中萬斛塵大厦寬閑能
庇士小齋幽僻可頤神春風對酒情尤重夜雨談
詩意最新何日杖藜重有約定知高誼許相親

次王子讓韻 二首

老淚縱橫憶舊京。夢中岐路欠分明。天涯自信甘
流落。海內誰堪託死生。短策未容還故里。片帆只
欲駕滄瀛。他年便作芙蓉主。慚愧當時石曼卿。
城郭人民事事非。空餘塵土滿征衣。君猶有道堪
流俗。我已無家不念歸。天地晦明龍去遠。江湖寥
落鴈來稀。極知此後還相憶。愁見青山映夕暉。

次賀琴南韻

茅屋秋風古道傍。衰容不似去年彊。漢庭無夢陳
三策。楚水空懷賦九章。落日亂鴉紅樹老。斷雲孤
鴈碧天長。相思無限關心事。不爲催詩急雨忙。

和青原寺長老無詰見寄

毵毵白髮舊儒臣。幾見江南物候新。問訊枉煩林
下士。變衰祇似夢中人。隔簾聽雨常經久。倚戶看
山不厭頻。更欲就衣禪榻伴。爐煙終日澹氤氳。

謝無詰送山藥

山中有藥堪扶老。不比尋常老芋魁。生處怕逢蒼
石鑿。採時須向白雲堆。菁茅裹就封題合。石鼎烹
來咲臉開。從此便應腸胃暖。勉教癡腹響春雷。

和歐陽承旨贈醫士劉仲賓

白髮相看不記年。日光長似鏡光懸。連車盡載君
臣藥。臥篋常留子母錢。酒共山中蒼鹿飲。才從海
外白龍傳。祇今自咲無拘束。萬頃煙波着釣船。

謝孫彥能爲製紫羅帶

知君念我久清羸，病骨難堪革帶圍。
故剪紫羅相結束，能令白紵動光輝。
繫來城市腰慚折，解向林泉興欲飛。
只恐山中人未識，兒童驚喜鬪牽衣。

和琴南見寄

自從戎馬斷河關，轉覺人間去住難。
風雨故園秋漠漠，星河孤館夜漫漫。
知君只憶桑榆暖，愧我空耽硯席寒。
安得飛鴻數來往，裁詩時寄碧雲端。

賀俞總制造新衙

爲惜頻年汗馬勞，更開新署列官曹。
貔貅夜宿轅門靜，鸞鵠晨趨劍佩高。
月滿麗譙添雉堞，雨淡山

寨長蓬蒿。公餘秀水橋邊路，千騎鳴笳擁旌旄。

送非空晦之二上人歸青原

青原山氣鬱盤紆，去郭連村十里餘。
洗鉢水香晨粥後，讀書燈燼曉鍾初。
晴天小閣收摩衲，暖日輕雲護苾芻。
願得明年筋力健，徑尋溪路訪深居。

送周晉德之耒陽

世亂從誰載酒肴，情親聊復餞西郊。
莫言貧賤常爲客，定有英雄與結交。
野宿怕逢豺虎穴，林棲欲近鳳凰巢。
懸知別後能憐我，空學揚雄賦解嘲。

和鍾德公見寄二首

暮年憂患苦相遭，萬壑千巖信足跳。
江漢有人思

召虎淮淝無處覓張遼閑花野草時俱發翠竹蒼
松老不凋賴有故人情誼重馳書千里不辭遙
江湖風浪日瀟瀟鱖鱉魚蝦亂躑跳諸葛有才終
復漢管寧無計謾依遼烟消故國川原靜秋入空
山草木凋猶恨歸來相見晚暮雲春樹碧天遙

和高莘田韻

邂逅相逢便有情每從杯酒見平生老來致仕身
猶健醉後題詩意愈清萬里雲山初識面十年湖
海舊知名慇懃且共留連語別思匆匆未可輕

送吳俊傑歸江東

幕下貔貅十萬人幕中賓客罕同倫揮戈陳畧天

回日點燭論兵夜向晨禾水衣冠仍草草星源文
物故彬彬知君賸有安邊策定約重來立要津

和劉子綸韻

上麓山中好隱居日長尤喜客來疎蹊聲入夢寒
生枕山色窺簾綠映書滿腹經綸終有待隨時耕
稼未爲迂看君定是封侯者骨相生來本自殊
萬里山河繞帝居十年消息恠來疎故人天上千
鍾祿老子山中一卷書憂國愛民心獨苦求田問
舍未爲迂耳邊昨夜初聞捷清晝傳來總不殊

和前韻答吳孟勤

不是衰翁愛索居只緣多病故人疎來依陸氏三

間屋勝得劉公一紙書同輩謾推年齒大後生應
笑老成迂。知心賴有通家子早晚相過意迴殊

和友人見寄

碧天如水暮雲收又見江南一片秋亂後年華多
在舊客中踪跡故淹留露溥金井桐陰薄月上瑤
塔竹影脩遙想轅門涼氣早壺漿來往百無憂

和孫彥能夜坐

知君靜夜題新句欲把瓊瑤換木桃明月照人空
偃蹇好風吹鬢更蕭騷蓬萊有路神仙近河漢無
聲列宿高見說城頭多白骨明朝何處可遊遨

題元陽洞

昔年曾上鳳凰臺今日重尋勝地來洞口雲深龍
睡穩松梢烟暝鶴飛回蒙茸翠草山腰合璀璨瓊
芝百鍊開千載何人傳相業夜溪凝盼望三台

和賀琴南

滿地干戈紛擾擾且將心事向君宣人間不有真
狂客天上誰稱老謫仙夜雨此時情似海春風何
處酒如泉與君便合長攜手莫近楊雄學草玄

遊城和韻

江上春風掃積陰層城處處可登臨連山雉堞浮
青嶂近水樓臺映碧潯野樹蒼茫供客眼春花明
媚蕩人心蒲葦滿載隨車後共賞芳菲細細吟

城外人民輻輳歸城頭車馬鬧春暉花枝撲地鶯
難老艸色連天犢正肥執采未還尊姬旦禮韜戈不
用魯陽揮歸來笳鼓連山郭稚耆傾心望羽旗

和三華閣道士張葉舟韻

洞裏烟霞歲月淡向人無復整冠簪只因事變聊
隨俗豈爲時危肯易心晝遣風雷成永曠夜呼山
鬼護長吟衰翁作得新詩看彷彿蓬萊聞妙音

和詠海棠韻

名花初發愛輕陰翠袖紅粧漸滿林步入錦帷香
徑小醉扶銀燭畫堂淡妖嬈喜識春風面零落愁
關夜雨心多幸鳳凰池上客爲勞抽思寫清吟

御賜恩榮宴

堂吏喧呼擁後先綵簾微動八音宣聖恩汪濊儒
臣集天語叮嚀宰相傳翠葉銀幡高壓帽玉盤珍
菓謾堆筵沾濡拜舞歸來晚馬上題詩不記鞭

和劉子綸子琚韻二首

機雲聚處屋東西五綵娛親錦作圍戶外客來春
滿甕竹間碁罷月生衣雨晴綠浦魚鰕美日暖蒼
山雉兔肥擬傍劉牆結茅舍時容老子訪郊扉
春江幾過訪歸航猶記蓬窓語夜長煙雨山河多
變態冰霜岩岫有孤芳杜陵憶李詩頻寄王粲依
劉願未償早晚攜家來錦里卜居還許近隣塘

坪上寄龍溪諸姪勉之

遠矣西平水一泓源源流派屬承明衣冠宗祖名
千載燈火兒孫夜五更丹桂一年三度盛碧桃百
歲幾枝榮由來積善多餘慶信識繩繩代有人

題蘭棘同芳圖

幽蘭既叢茂荆棘仍不除素心自芳潔怡然與之
俱

勉龍溪諸孫

德行本無價文章值萬錢人誇金玉貴我愛子孫
賢

題枯木竹畫

脩筠儀鳳羽枯木老龍鱗半夜聞風雨方知筆有
神

爲陳彥昌兄弟題蘭蕙圖

幽蘭既挺秀叢蕙亦敷榮同氣有先後悠然真弟
兄

題畫 四首

山路晚蕭蕭山家何寂寥歸人便杖屨安穩度危
橋

列岫連蒼靄寒流漱石根灣珂有茅屋無路覓松
門

人家住孤嶼來往盡通橋欲見前山色寒雲晚未

銷

朝見江水清暮見江水渾網罟日日多思之誰與論

題金汝霖龍頭

騰 大海波濤起高堂雲霧興九州望霖雨須汝一飛騰

題畫鷹

勁翮排霜戟天寒氣轉驕艸間狐兔盡側日望青霄

題白鷺

脩然雙白鳥近水立多時慣識幽人意相看總不

疑

鶴

問訊孤山下梅花幾樹開客來如有約應待鶴飛回

舟

華館臨溪足輕舟繫岸頭興來無遠近到處即追遊

題杜甫遊春圖

草屋容欹枕茅亭可振衣如何驢背客日晏尚忘歸

題馬

二十年前壽如今復見之風塵雖黯慘猶是渥洼姿

題蕙蘭

楚澤生芳草兼於蘭蕙多十年風雨暗惆悵隔煙波

題龍頭

昔年登虎榜人道是龍頭此日頻看畫清霜滿鬢

秋

金汝霖為予作此偶題二十字以寄曠昔感嘆之意屢鄙可笑也今卷以贈王君本立故復識於此

題黃庭瑞養親卷

黃君資性厚敬養禮無違喪亂經時久猶存舊舞衣

題墨竹

偃幹橫穿石騰稍上拂雲定知風雨夜迢遞更思君

題山水圖

青山千仞聳高秋山北山南水亂流欲訪川源無路入釣魚人在碧溪頭

題風雨圖

山中老子百年餘前代衣冠只自如高閣捲簾無一事滿天風雨坐看書

題仙隱圖

麻衣草座蒲葵扇兀爾形神總寂寥想見華山陳

處士白雲窓戶碧迢迢

題江濤白鳥圖

白鳥颺風了不驚
洪濤如雪去無聲
君看半幅滄江
水中有滔滔萬古情

題明皇戲侏儒圖

太宗英風溢寰區
指顧羣雄定海隅
何事開元全盛日
却將勲業付侏儒

題赤鯉圖

風翻雷吼動乾坤
赤鯉騰波勢獨尊
無數閭鱗齊上下
欲隨春浪過龍門

題畫牡丹

國色名花生盛唐
畫圖畱得一枝芳
珠簾不動微風起
猶帶開元粉膩香

題畫馬

玉面霜蹄汗血姿
黃金高價有誰知
不嘶不動從羈絆
記得彤庭立仗時

題昭君出塞卷

二絕

千羣鐵騎連雲塞
萬里金城屬漢家
錯遣佳人嫁胡虜
至今遺恨滿天涯
當年下筆人何在
展卷空令感歎多
記得雲陽全盛日
看書看畫飽相過

題美人剪牡丹

雲隱集 卷一
沉香亭北玉闌干，占盡風流是牡丹。揀取一枝和
露剪，慙慙畱向手中看。

題三士圖
衣冠雖異言笑同，指點樓臺杳靄中。此事定應無
俗語，不談玄理卽禪宗。

題雪景
瓊林瑤樹擁樓臺，戶牖臨風晚自開。一鳥不飛人
跡斷，扁舟何處獨歸來。

題畫兔

毛穎多年秃未更，小窓題字苦難成。何時會獵中
山下，拔取霜毫付管城。

題李伯時馬性圖

彭蠡湖邊綠滿堤，久辭羈馬見天倪。龍眠畫意由
來遠，曾向南華解馬蹄。

題細腰宮女圖

開道君王罷晚朝，重門淡殿鬱崔嵬。樂聲一片從
雲起，知是宮中舞細腰。

題梅花下水仙花

自是孤山第一枝，閒花相倚鬪清奇。雖然冰雪宜
同調，若問和羹却是誰。

題畫錢塘景

靈鷲峰前碧玉流，孤山山下木蘭舟。十年不到西

湖上風景還應似舊否

題畫馬

九衢委棄身閒日獨樹蕭條力困時
遮莫秋風吹痛骨也應還是渥注姿

題猿

冷泉亭上呼嫌少巫峽舟中聽厭多
白髮老人宵夢短月明孤館奈君何

題雪禽

幽禽棲穩棘枝低黯慘江天雪四圍
明日郊原晴爛熳好尋芳樹弄毛衣

與地理葉梅憲

窓前不種尋常樹只有梅花與味長
踏徧江南山穴窟歸來和酒嚙清香

次韻劉文貫

二絕

楚客謾勞懷璞玉燕王空費築金臺
無錢買得蒲葵扇爭奈黃塵滿面來

玄猿落日江南路白鴈西風塞北天
多少故人消息斷眼穿那得尺書傳

寄友人余承慶

三絕

袞袞紅塵客未歸秋風吹老舊荷衣
幾回欲寄相思字不見瀟湘一鴈飛

楚囚何事理南音萬里鄉關一寸心
憔悴歸來還

自斷此身只合老山林
吳山迢遞越山遙辛苦詩人遠道招何似釣臺臺
下路一簑煙雨看春潮

山居首夏十絕示外孫陳祖蘭

春風滿意綠週遭乍着單衣脫敝袍最愛晚涼新
浴罷坐看春笋出林高
疎篁新植二年餘附近流泉作小渠更約明年根
節大旋看修影到庭除
寶峰住在嶺西頭茆屋荒寒竹徑幽莫笑老夫無
脚力往來朝暮幾曾休
平沙望盡是高岡迢遞山光帶水光仰面只知天

遠大低頭誰信地荒涼

青山疊疊去無窮萬古興亾在眼中閒殺舊時揮
翰手謾扶藜杖數飛鴻

老子生來似轉蓬敝裘羸馬厭西東如今獨臥空
山裏始信從前是夢中

富貴榮華豈偶然饑寒流落總由天但令衣食隨
時了未必如今不似前

前年新覓數株梅移向庭前手自栽惆悵近來風
土薄慙慙難得一枝開

山前山後翳蒙茸荆棘藤梢謾作叢願得長年撐
飽飯自鉏煙雨種高松

半鉏新地半開荒
賸喜來年歲頗穰
若問先生生計事
一年慳得半年糧

釣圖

扁舟短棹意如何
日暮歸來雨滿蓑
妻子只貪鱸膾美
那知湖裏是風波

題蘆鴈

黃蘆白葦意闌珊
旅食羣棲暮雨寒
自是江湖十年夢
只今時展畫圖看

題畫

石磴嶸崎滿徑蹤
樓前塵土日憧憧
人言別有幽棲處
知隔雲山第幾重

和王子讓

三絕

萬頃煙波一葉舟
更無維楫任飄流
此身自合他鄉死
爭奈狂狐憶首丘

萬木同根一氣機
歲寒方見雪霜姿
廬陵舊日文章手
爲問如今更有誰

我逐郊原鹿豕蹤
君如鷹隼挾秋風
近聞鐵網連山海
不信人間有臥龍

題無詰蘭石

昔年曾向吳門住
每日僧房看露叢
今日却逢無詰畫
町畦全似雪窓翁

題唐三學士圍棋

唐朝內相極清華出入黃扉掌白麻承詔歸來無
一事閑尋棋局到昏鴉

題畫蓮

分得西湖一畝多紅粧凌亂倚清波初疑載酒穿
花去露下月明聞棹歌

題畫 二絕

浩浩滄波天四圍秋風一鶴夜來歸祗應夢裏聞
長笛知是當時舊羽衣

町畦高下水漫漫辛勤學種田便擬明朝結
長網與君同住浙江邊

寄龍田三仙閣道人 二絕

卷二終

亂來滿日是蓬蒿夜靜時聞虎豹號海濶天空人
影斷翩翩惟有鶴飛高

孤懷遠寄白雲邊麥飯荒涼幾十年賴有故人情
誼重肯將青眼照黃泉

題畫 二絕

池塘四五尺來水籬落兩三般樣花過客不須頻
問姓讀書聲處是吾家

望水尋山二里餘竹林斜徑地仙居風光何處堪
消與大學中庸兩卷書

題畫四絕

此四幅有綾軸親筆年久三字朦朧
糊羅念菴先生改填其上

京口瓜州一水間鍾山只隔數重山東風又綠江

南柳明月何時照我還

何日雨晴雲出溪白沙翠石光無泥直須伐竹開
荒徑拄杖穿花聽馬嘶

草閣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飛初山禽引子哺
紅果溪女得錢畱白魚

呂公榮達子陵歸萬古煙波一釣磯橋上一通名
利跡至今江鳥背人飛

一見李希蓮公手筆令人心服色動如侍公之
側聞其談吐而感其風節也柳明月三字以舊
有墨痕欲與脗合殊不相似爲之汗顏久之點
汚至寶良驚駭也不罪不罪念菴羅洪先記

題家龍溪畫龍

龍溪溪上見蒼龍勢在飛騰變化中沛作甘霖能
濟旱九州四海樂年豐

雲陽文集卷二

目錄

春秋五傳序

劉中齋先生文集序

余青陽文集序

長留天地間集序

茅屋秋風圖序

俞氏族譜序

平寇詩序

龍子元書香世科序

西疇耕讀序

送蘇文彥歸京華序

送汪士章歸江東序

總制俞公德政序

贈陳獻章序

贈陳彥昌序

孫氏遺金集序

贈青原寺僧如海序

送吳俊傑歸江東序

陳古春詩序

月琴序

贈地理龍朋遠序

吳氏族譜序

何氏族譜序

贈盧景昌序

贈安成王本立序

遂初堂詩序

周德清樂府韻序

送易玉田之龍陽學政序

送陳元善赴海北憲掾序

蕭氏疇吟四葉序

于承慶詩集序

汪氏族譜序

茶陵州達魯花赤脫因善政詩序

蕭氏族譜序

小立亭

李雲陽集卷二

元茶陵李 祁 希遽 撰

嶺南長壽大汕石濂訂梓

上元黃鶴巖蘭崑甫校閱

十一世孫 上林 正白

弟 道誦 九臯

男 泰魯瞻輯

文序

春秋五傳序

春秋經世之書其記約其志詳其旨意深以遠左
氏公穀各以其所傳聞意見為傳不無異同自是

以來諸儒亦以其說名家至胡氏傳出而諸說始畧有折衷矣國朝設科以胡氏爲三傳並用立法之意至爲精詳然學者困於繙閱每歎未有能合爲一書者廬陵樵南曾君震乃集而加次第焉始左氏次公穀次胡氏而取止齋陳氏之說附於後蓋陳氏之於春秋多所發明貫穿乎王伯之盛衰反覆乎夷夏之消長又推明左氏不書之旨以見春秋之所書此其必不可遺者於是使讀者一展卷而諸傳皆得焉其有便於學者甚大凡胡氏有所引用皆分註其下而又別爲類編以附于卷其有助於學者甚溥或者爲此書無所取舍不能成一家書余謂使曾君以一己之見取諸說而取舍之其是非可否未必使人人合意是亦曾氏之書而已非天下之書也今備列五傳使學者自擇焉豈非斯文之大全歟書成而鈇梓乃復得安成劉鼎安力相其成其有功于斯文又甚溥余喜是書之有成而又嘉劉氏之能相之也故爲記之若夫擇諸說之長以求合乎聖人之旨意則又存諸其人焉

劉申齋先生文集序

廬陵文章詩書之鄒魯也斷自歐陽公而下春容大雅鳴琚珮玉者有之刻削峭厲蒐眼瀕耳者有

之琳琅炳煥磊砢奇傑或同時競秀或殊世儷美
在有元國初時猶聞有相頡頏以甲乙數者近至
四五十年之間則惟申齋劉先生鼎然獨步一時
無所與讓當時在朝諸老如草廬吳公相知最先
且厚虞揭諸老亦相與推敬恨不及相挽入直館
閣四方裹糧執贄而來請者足相躡于庭由是而
先生之文日益富矣先生學問根據切實故其文思
深遠閱涉積久故其文氣老成好持論古今事變
人品高下確然不可易故其文辭簡而盡約而明
峻潔修整而和易暢達決不肖廁一冗語贅一冗
字以自同衆人與人文至有一言而足以得其終

身者此先生之文之大畧也先生之文多至千餘
篇遭世亂蕩失過半其門人蕭珣德瑜日夜捃摭
編校將以刻諸梓而無其才於是吉水郡侯番易
費君振達慨然領之期以梓成當寘諸郡庠使四
方之聞者見者知廬陵文章一派其統系在此而
德瑜復來請予文爲序且爲予嘗侍教於先生先
生極知愛予宜不可辭因念予之生也後數十年
又遠隔江湘數百里不及見廬陵先輩諸老而猶
得以見先生爲幸先生每見予輒舉老杜好心事
真顏色之句爲予誦之予亦每念不忘今也何幸
復見先生文章之有傳哉先生與客坐談笑又嘗

好舉先輩諸老言論行事及其像貌舉止一一可敬可慕故予私竊自幸以爲予雖不及見廬陵先輩諸老見先生如見諸老焉後之來者雖不及見先生見先生之文章如見先生焉德瑜之請不可辭費侯之美意不可泯故爲述之亦因以寄予懷云

青陽先生文集序

頽齡無幾朋舊凋落已盡呻吟疾痛中忽得同年余君廷心詩文一帙讀之輒泫然流涕而歎曰嗚呼世安有如吾廷心者哉廷心學問文章政事名節雖古之人有不得而兼者而廷心悉兼之世豈

復有斯人哉元統初元余與廷心皆試藝京師是科第一甲寅三名皆得進士及第也而廷心得右榜第二余泰左榜亦然唱名亦然謝恩余二人同一班列錫宴則接肘同席而坐同錫緋服同受七品官當是時余與廷心無甚相遠者其後余以應奉翰林需次丁父與祖父母三喪乞奉母就養江南沉沒下僚學殖日益荒穢而廷心方遊四洲入翰林爲應奉爲臺爲省聲光赫著如干將發劔莫敢觸其鋒文章學問與日俱進如水湧山積莫能窺其突於是余之去廷心始相遠矣又其後遭遇時變余以母憂竄伏鄉里嘗恨不得乘一障以效

死而廷心以羸卒數千守孤城屹然爲江淮砥柱者五六年援絕城陷竟秉節伏羲與妻子偕死生爲名臣沒有美謚于是余之去廷心又大相遠矣嗚呼廷心已矣世安得復有廷心者哉或者以爲廷心之死乃天之將喪斯文余以廷心雖死而斯文固未喪也廷心之孤忠大節足以照耀千古燁然爲斯文之光而何喪之有焉使皆爲世之貪生怕死甘就屈辱而猶靦然以面目視人者則斯文之喪益掃地盡矣豈非廷心之罪人哉廷心詩尚古雅其文溫厚有典則出入經傳疏義援引百家旨趣精深而論議宏達固可使家傳而人誦之鑿

鑿其不可易也惜其藁煨燼無遺獨賴門人郭奎掇拾于學者記錄之餘得數十篇以傳而或者猶以不見全稿爲恨夫以一草一木之微已足以觀造化發育之妙則凡世之欲知廷心者又奚以多爲尚哉昔太史司馬公述屈原離騷之旨謂推其志可與日月爭光嗚呼屈原不可尚矣千載而下知廷心者其無司馬乎廷心嘗讀書青陽山中及仕而得祿多聚書以惠來學學者稱爲青陽先生故是集亦以青陽爲名云

長留天地間集序

天地之秀合而爲人人之秀發而爲詩詩之道固

與天地相流通也。康衢擊壤以來世之能爲詩者，其人旣皆與草木同化，而其詩則存，其詩存則其名存，其名存則其人固未亾也。廬陵鄉貢士王君子讓取當代朝野之詩萃爲一編，名曰長留天地集。予謂詩之所以能長留天地間者，以其有關於人心世道之大，而非徒取其辭之美而已也。三百篇美刺俱見，讀者如辨黑白。考亭朱夫子集爲楚辭本，欲以著明屈子之孤忠大節而息夫躬楊雄、蔡琰之徒，亦得以附見其辭，其意蓋欲使讀者因其辭以考其人，則是非邪正自不可掩。聖賢著述之意蓋如此。方今四海橫流，頽波日靡，士君子之出處進退固可有可爲，痛哭流涕而不忍言者，于是時也。而欲集其詩歌以行于當時而傳于後世，使之與天地相爲悠久，吾不知子讓之意將獨取其辭之美而已乎？抑將因是而求以知其人乎？苟獨取其辭而已也，則子讓之所采擇固已精且深矣。苟欲因是以求其人焉，則萬世公議固自有在。孟子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然則覽是編者於人心世道之變，其必有深感也夫。

○茅屋秋風圖序

世每好舉杜少陵王錄事，事以爲美讓。謂少陵真求資于錄事，錄事真以資遺少陵。余觀少陵以橫

驚八極之才。振蕩千古之氣。間關險阻。憂苦百端。而反覆流涕。未嘗不念王室之靡寧。憂皇綱之未正。感生民之塗炭。哀世路之荆棘。此其忠誠悵惻。夫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茅屋秋風之歌。窮愁已極。而其志終在于大庇天下。至其爲詩。以嗔王錄事。乃怒而責之之詞。非真以是求之者也。少陵豈真于求人哉。彼王錄事者。吾不知其何如人也。使錄事而果賢。則于少陵也。必將禮而待之。尊而事之。周其困乏。而完其室廬。使之無飢寒之憂。無風雨之虞。無栖遲牢落之歎。夫然後足以自負于古之好賢者。今不能然。乃待其嗔怒責已。而後有以遺之。則其好賢也。亦未矣。况當時錄事之遺少陵。其有無多少者。皆不可知。則其爲人。恐亦未足深美也。禾川賀中立平生篤慕少陵。往往讀少陵諸詩。悲歌慷慨。有願爲執鞭之意。遭世亂離。又歷歷若親操儿杖。而隨其後者。故嘗爲茅屋秋風圖。以自見其意。且若有望于今世之爲王錄事者。余謂今之能振拔人有勢力。如王錄事何限。而州里鄉黨之士。如中立者。能幾人。夫以有勢力者之多。而士之如中立者。少。則中立之志。果何患其無成哉。余特患夫世之論者。往往過譽王錄事。而不得其實。故爲序以明之。且以告夫今之有勢力者。使無待

于士之求已也

俞氏族譜序

新安俞氏由唐三府君而下有擢鷹科登顯仕者
有以武舉得寵秩者又有以聯姻貴戚領三鎮節
度使者其他或以世賞膺命或以異路入官或豐
貴厚產或肥遯高蹈文章節槩輝耀後先可謂蕃
衍盛大者矣予嘗佐守婺源固知俞氏爲名族而
未暇悉窺其子弟之賢否與其支派原委之詳近
年俞君子懋來鎮禾川見其出入戎馬間應務倥
惚而敦詩說禮意度閒雅又見其羣從昆季雖跋
履艱險憂患百端而循規守轍不失矩度皆可敬

矣旣而復得其家譜觀之源遠而流長根深而葉
茂是又益可敬矣余嘗讀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
詩云同源分派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長
沙公與淵明同出漢高帝時大司馬舍悠悠六七
百年昭穆旣遠而淵明之詩藹然倫誼之重未嘗
以疎遠忽之至眉山蘇公老泉作族譜引又推窮
其本源以爲其初一人之身夫人之所以不能敦
尚族誼者誠以總服之外皆如途人如途人則固
無所用吾情也苟能念其初焉則凡尊敬之心親
愛之義自有不能已者故予又嘗妄議蘇公之意
實出於陶而其言若微有過者蓋其言曰服盡則

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
憂不弔則途人也夫慶喜而弔憂近自鄉黨州閭
遠而至於四海九州之內苟有一日之情者莫不
皆然而况於同祖共宗者乎今俞氏之譜自三府
君而下雖年代久遠而派系甚明爲之子孫者誠
能推而上之以求其本原之所自則凡與吾同是
譜者喜則慶之憂則弔之尊敬而親愛之是亦天
理之當然而人情之所不能已者又豈可以塗人
視之哉夫檢身修行建功立名以亢其宗以光其
族此則爲人子孫者所宜自勉也

平寇詩序

新安俞公鎮禾川之二三年威惠孚洽四方諸寨以
次削平獨有曰符溪者旣服叛反覆變詐百端終
不可化公一夕駐馬龍溪橋令諸君蓐食聽命退
二鼓乃指示所向方黎明至寨門外分布士卒破
寨悉擒之縛其渠魁誅諸黨惡數十人餘平民附寨
而居者縱遣還舍猪羊鷄犬悉令認辯給還民大
欣悅爭持酒物來獻公又一無所取慰諭而遣之
凡二日處置事定乃歸俘馘在前鉦鼓在後觀者
羅拜舉手以爲積年兇惡之寇一旦受首非公之
才智未易至此公旣還府賓佐咸集公獨留儒學
士十數人列燭張宴至夜分乃罷坐中口占馬上

所得詩云夜來一雨洗囂塵陡覺江山氣象新巖
谷已平蒼鼠穴溪橋喜見古梅春挈壺歡逐民連
野策馬歸來雪滿身此地重過又三載謾留詩句
托青珉於是衆賓咸和至次日乃集成卷僕忝預
席末不得以老病辭乃從衆賓之後而和之曰溪
橋石路不生塵幕下初聞號令新士卒銜枚衝夜
雪將軍橫槊賦陽春已擒渠惡從臬首未死么磨
許乞身德意已孚威力著愧無椽筆紀蒼珉又和
曰域西車馬蹴輕塵夾道咸瞻喜氣新笳鼓鬧歸
銀燭夜笑談顛倒玉壺春知君自是文章手愧我
空餘老病身多謝口占詩句好肯拋良玉引凡珉
意淺語拙如老婦舞柘枝不自覺醜然亦以調高
韻阻難以追逐又如陽春白雪和者良寡僕故欲
別作一卷請諸君各以已意賦之不必步韻或選
或律或長短句任意所到庶足以盡諸君之才且
于俞公之行事亦得以鋪張盛大而無拘牽局促
之患也

龍子元書香世科序

江西丙申科鄉貢進士龍君子元錄乃祖揆齋翁
伯父貫齋翁宋時兩科科詔試題榜名及有元丙
申江西鄉貢簾內外百執事名與鄉試題名及所
中選三場之文萃爲一編題曰書香世科始寶祐

雲陽集 卷二
戊午次景定辛酉次至正丙申百年之間科目之盛制度之詳皆見于此其用心亦勤矣雖然予是獨有感焉予以元統癸酉及第凡所受國朝官府文憑及程試文字登科小錄之類遭亂蕩無一存每念一同年欲記其年里居無從徵攷輒太息痛恨而止吾鄉里後生輩或來問向時程試文字漫不復記無一語可答又太息痛恨而止今予之於是編也纖末備載上有以著累世詩書之澤下有以啟後來弓冶之傳亦何幸哉蓋自兵變以來吾湖廣受禍獨先且酷受禍先故科目先廢受禍酷故士大夫家衣冠典籍燬失無遺若江西則禍後

而輕故科目得後廢而文獻亦猶有可收錄者此子元之所以得爲是編而予之所以長太息而痛恨者也雖然予於是又有感焉子元之舉也以至正丙申丙申而後江西亦不復舉矣使江西之舉不廢車書會同則子元必當再舉舉則擢科登仕將如取囊中物豈獨賴一舉而止哉子元雖不以是戚戚而予于子元乃獨深有感也故爲書之以識予太息痛恨之意

西疇耕讀序

去休寧縣治九十里曰溪西俞君仲嶸實居之居之左有田有園其廣可數畝其後有池清徹可鑑

仲嶸據其勝築室數間貯經史子籍與凡未耜錢
罇之器于其中將以教其子弟誦讀于是種藝于
是遊于是息于是而無所慕于外焉仲文積學多
文善爲詩侗儻有識趣賓朋至則壺觴嘯傲賦詠
以爲樂故題其所曰西疇耕讀以著其志之所存
近年其令子煥從軍來戍永新定省旣曠日夜念
其親不忘乃記憶溪西之山水林麓作爲小圖朝
夕觀覽以寓其情焉夫人子之思其親雖在千里
之外而顏色聲音笑貌飲食起居以至于寢處之
所遊燕之地莫不常在目焉蓋其心之所思者深
故其目之所營者常若在其親之左右而未嘗離

也此是圖之所作也圖成而禾川之士子與夫新
安之故舊咸嘉其志爲之賦詩而徵予序之

送蘇念文歸金華序

凡人之情固有同鄉曲接閭巷而相視如塗人有
終其身不相往來者又有越江湖隔山嶽乃一旦
悠然而相遇欣然而相得至有依依不忍舍去者
是未可以遠近疎戚論也金華蘇君彥文以才學
掾江西行省聲譽翕然進入中書擢引進之職旣
而以母憂去假道于廬陵以歸遂至禾水上禾川
之大夫君子一見君如故交遂相與約留君居十
餘日君蹙然不可乃相與餞君于江之澣而爲詩

以贈予謂君當爲掾時據案舉筆睨視能生殺人非但榮辱予奪而已當是時有欲交君者人必以爲此以勢不以情今君以母憂去蕭然若一書生而禾川之大夫君子見君之來而喜欲君之留而不能惜君之去而爲詩以贈君此其故豈徒然哉吾聞君當爲掾時廉潔平恕未嘗以一毫勢力施于人而又本之以詩書緣之以詞翰崇論閎議傾動一時是宜禾川之大夫君子喜君之來惜君之去而不能留也故爲序以述其作詩之意云

送汪士章歸江東序

士之有超世之見者不以富貴利達驕其心不以憂患困厄挫其志其自視固有道也世之慕富貴利達者戚戚焉以思役役焉以求幸而得之則揚揚焉以喜一旦遭大變故大患難往往顛躓困踣抑鬱而不可堪憂悲窮愁愴恍而自失此其胸中所存蓋可知矣汪君士章世爲婺源宦族繡衣白簡朱幡皂蓋輝映後先士章承平時固亦駸駸登要津矣席祖父累世之基旣富且貴而未嘗有一毫驕矜傲惰之習此豈常情所能及哉旣而世道捨攘衣冠世族蕩覆幾盡鮮有能不受變於流俗者而士章不易所守處之泰然未嘗有一毫窮愁抑鬱之意方且于儒生士子日講論乎詩書禮樂之

務此其去常情又益遠矣士章之來禾川也未及
半載而日夕思其母不置故亟幡然以歸禾川之
士欲留之而不可于是相率而送之江之滸而屬
予爲之詞予惟士章之積學力行所見日益高遠
故能不以常情之所喜者爲已喜不以常情之所
憂者爲已憂徜徉乎道德之中而浮游乎塵埃之
外夫豈以榮辱之自外至者爲已憂喜哉今歸而
省其親也且將復來以盡夫人事之委曲義所當
然皆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于其別序以贈之

總制俞公德政序

代陳彥昌作

嘗聞古之爲士者幼而學壯而行出而用於時必
有當世之大人君子與而進之推而獎之庇覆而
扶持之而又矜其所不能恕其所不逮委曲成就
惟恐弗及使得有所依託而無齟齬抑鬱之懷安
其職守而有聞見開廣之益則詩所謂愷悌君子
遐不作人者其是之謂歟彥昌生處江東世襲詩
禮自幼聞父兄師友之訓罔敢或墜而早嬰多難
遂爾顛蹶前年謬承司征之寄來赴禾川深慮弗
克負荷兢兢焉若涉淵冰不知攸濟獨賴新安俞
公適鎮是邦治兵卹民威德兼著而尤敦詩書說
禮樂好賢下士獎拔後進遂使如彥昌者亦得以
依休光而沐餘潤其所依被霑漑多矣况當撫定

之餘閱習之暇增廣學舍延禮師儒以嘉惠來學則凡風化之所及樂育之所成蓋莫不由是而出春風桃李盡在公門又豈獨彥昌爲然哉彥昌蒙公之知最先感公之德最厚繼自今誓當益求其所未能益自謹畏以求無負大人君子之盛心他時苟能附鳳翼而飛逐驥尾而行又安知其不一日千里也不揆僭踰述爲序文以寫拳拳嚮仰期望之意

贈陳獻章序

陳生獻章吾故人陳君致中之子也致中與予生同歲而月日少後於予始相見京師卽約爲兄弟寢食起處不相離旣而復同舟南歸至金陵致中還姑孰予還長沙其後復會於廬陵又其後復同宦居錢塘情投誼合彌久彌篤故嘗自謂予於致中雖古人所稱金石交未必過此致中質厚而氣和嘗從事省憲二大府綽綽有聲譽輕才尚信義不治家產雖屢空乏泊如也今陳生當四方英俊競起並進之時退然自守情懷澹泊酷肖其父去年其弟來司永新稅課陳生與之偕來兢兢焉以謹畏相勸勉征于商戒其下人令不敢私一錢所習惟筆硯典籍與人交必擇其爲君子者永新士多稱之或者謂以陳生之賢而不爲世用惜其若

汨沒無聞者然吾聞夫子之言曰惟孝友於兄弟
施於有政是亦爲政今陳生爲人子而不愧於其
父爲人兄而不愧於其弟則孝友之義著矣爲政
與否何足爲陳生惜哉陳生勉之毋以或者之言
爲信毋以予言爲迂則他日所就必有太過人者
予庶幾見之

贈陳彥昌序

予僻地居禾川老病不能出門戶又不能拜伏跪
起有來見者輒辭不與見一日或傳有以司征來
者年甚富貌甚恭辭氣唯諾甚典重詳雅予固意
其衣冠詩禮之裔以才譖見用於當世者也及詢

其鄉里氏族則云某郡某姓某父字某歷某仕某
任予聞之因蹶然而起曰審如是則固吾故人之
子也吾不可以不見及旣見又詢其名與字則曰
吉昌其幼名固先生之所知也長而字彥昌則朋
黨之過稱也予曰生之名吾固識之而字則未聞
也吾何幸見吾故人之子幼而名長而字壯而仕
哉元統初元予與致中初相見京師同館舍飲食
起居必偕予年視致中稍長而氣味嗜好如一人
故相視爲兄弟明年同泛舟南歸至金陵數日乃
別別數年復會廬陵郡城中方是時生兄弟纔二
三歲肌肉冰雪異常兒又數年予領江浙儒學致

中亦受行省辟爲椽旦暮相往來而生兄弟已就學駸駸乎日嚮進矣旣而予以秩滿先歸別又數年世道遷易江湖險遠何期一日得與生相見哉夫自喪亂以來士大夫離散顛躓平生友朋生死不可知每一興懷輒痛恨終日於他朋友且然而况吾致中乎相別之久想念之深苟得一人焉能言消息之似且猶足以自慰而况于親見其子乎又况于其子之賢足以無愧吾故人乎吾于生之來見也蓋不覺傾倒至矣司政之職士大夫所不屑爲而抱關擊柝雖聖賢亦爲之生由是而日勉焉他日之升必自茲始嗚呼故人不可復起矣而其子之賢有如此焉雖欲無一言不可得也故雖老病而不能自己因爲序以贈之

孫氏遺金集序

新安生彥能從軍永新畏事如畏虎恒閉門讀書時伸紙信筆作漢隸壘壘逼近古人予意其當師法決非苟焉者其後因抽其架上書乃見其先君子叔彌所書杜詩一帙然後知其師法乃得家傳誠有非苟焉者初叔彌善蒙古書入京師書宣勅積勞調官湖廣又善書漢隸嘗取老杜五七言律書之計七百七十四首通作一帙將以遺其子若孫焉壬辰兵興事變携至山中無恙逮歲丁酉鄉

寇再起扇亂遂不復存而叔彌亦以是歲之六月
卒明年戊戌里中稍寧彥能乃得還依方村別墅
以居居恒快悒以此帙置念慮間一旦忽得之于
友人胡伯嘉蓋伯嘉遇一老卒携此帙與人易紙
遂購得之而以歸于彥能彥能感伯嘉不已由是
挈此帙自隨朝夕模倣一點畫不敢自異此詩帙
之所由以幸存而彥能之所由以善書也昔王右
軍以善書名當時而中令君以善繼不減其父故
後世稱父子善書者必曰羲獻今叔彌旣善書而
彥能又能繼其父焉視昔人所謂輕家雞而愛野
鶩者不其遠哉予忝佐婺源叔彌在京師故未及
相識今乃獲識彥能焉彥能之于予意厚而情真
恒能匡予所不逮予因閱此帙遂爲序之

贈青原寺僧如海序

往年與如海上人胥會禾水上瘠弱而長身昂然
立衆中人出一頭地予固異之而憂其骨相過清
恐苦吟或自累也每見無詰師問無恙輒喜今年
春得書知其氣益完弱病日損且又將有遠行書
詞勤勤介無詰來請言若韓退之之于文暢者嗟
乎予旣耄且病壯盛時讀古人書慕古人之道德
文行直欲上追古人然且不能跂及萬一今旣耄
且病氣竭而志衰又敢望夢見古人哉若子之行

固知其無以相子矣且子之行必將求其有益于
子者若欲求子之師而問子之道焉則有非吾所
能知者子若欲求吾儒者之師而問焉則今之如
韓退之者固自有入子姑往求之吾無以相子矣
雖然道無窮學無盡此理之固然者子往而求子
之師則必之夫名山勝利與夫老師宿德之處而
求焉苟得其人屈已以下之虛心以問之其必有
以語子矣若往而求吾儒者之師則必之夫通都
大邑與夫文行道藝之鄉而求焉苟得其人屈已
以下之虛心以問之亦必有以語子矣究其同而
辨其異窮其旨而尋其歸將兩得焉不然則不得
于彼必得于此異時充然而歸予雖耄老尚或見
子當以語我毋自秘

送吳俊傑歸江東序

江東古稱多才俊之士蓋其山川風氣磅礴而鬱
積習俗好尚滋久而性成有非他郡所可擬倫者
天下太平之時百司庶府官有定數不得擅有增
損海內晏安兵革不試不得妄有興廢當是時也
雖有資育之勇良平之智無所用之迨夫世變之
來四方豪傑乘時奮起毫髮絲粟之才咸有以自
見而况于奇俊英傑之士乎遐陬僻嶠之鄉悉得
以自進而况于江東多士之地乎于是吳君俊傑

以多才多藝爲時所須善斷善謀不避強禦其來
禾川也上官任之而無所疑同列信之而無所忌
裨校行伍敬之而不敢議其非其將命而歸江東
也禾川之士相與餞而送之且冀其歸而復來也
予觀吳君之才用之而不能盡欲用之而盡其才
則必如古督察之任如所謂都虞侯者使之將以
展其能而罄其力則其所設施將必有聳人耳目
者非特如今日之所能而已也吳君行且歸歸而
復來其見用也必矣江東暮雲予日在望吳君勉
之哉

陳古春詩序

秦川素稱多佳士士之爲詩者率多以能名鳴于
時數十年來班班輩出而古春陳煥翁尤爲傑然
高邁者煥翁生逢太平盛時崇尚科目以書經走
場屋間恒爲有司所擯斥遂歛其英華而發之以
爲詩故其詩涵泳悠永隱然有不逢自惜之意又
嘗泛舟東下過彭蠡而覽匡廬泛大江以達秦淮
歷覽吳晉齊梁之都以挹其山水之奇氣與當時
之名卿賢士議論上下傾倒備至故其反覆蹈厲
慨然有悲歌慷慨之情暮年遭值變亂流離已甚
而猶日以詩酒終其天年其詩已哀集成若干卷
蕩失燬棄不存賴其孫宗志極意徧求于其祖父

輩行及諸門人弟子所得又若干首蓋煥翁以能詩爲州閩鄉黨所推重句未脫藁而人已傳誦之至于今不廢故宗志得以搜訪成集嗚呼煥翁不幸而不得利于科目乃獨得肆意于詩以鳴于時以傳于後不幸而詩稿蕩失乃獨得有孫若宗志者爲之經營以不至悉墜是可歎亦可喜也予旣喜煥翁之能詩又喜宗志之能念其祖也故爲序之

月琴序

胡君月琴蚤自汲厲尚清雅學詩學書學琴皆有典則其于琴也嘗求碩師而學焉初布指爪卽灑

然有異于人久矣乃盡得其妙雖碩師無以過也每意有所適輒發之以琴良宵屬思仰見明月未嘗不取琴而鼓之鼓之至夜分乃寐甚者至月黑而後止其用意于琴也如是於月也又如是且以自號也予聞而喜之夫天懸象著明以觀視天下顧有目者所共睹也瓊樓玉宇貝闕珠宮眺蕩而洞射者此月也虛庭閒館清簟疎簾娟好而淨秀者亦此月也江光陸離林影靚密雖窮陰之崖容光之隙何莫而非此月之形見乎彼其竭心思勞筋骨以自役于旦晝斲然以自消彌者其昏晦顛倒無怪也苟異乎是則亦爲流連光景沉匿酣酣

于秦箏齊竽之妖淫侈靡而不自覺也蟲飛薨薨
甘與子同夢舉一世而皆然夫誰與翫此清景哉
今月琴乃能對此月也鼓斯琴也吾意其于斯時
也俯揮五絃仰觀層漢情與景相併心與手相忘
琴之為月月之為琴乎不唯不能操琴而能知
曾不知琴之妙故為月琴言之不知月琴之能然
吾言乎哉不然吾言乎哉予于月琴有發矣既為
之序而又係之以詩焉詩曰
明月出海底徘徊上高松永懷不能寐徙倚空庭
中取琴月下彈迭奏商與宮流光入襟抱逸響穿
簾櫳喟彼塵土人悠悠將誰同聊茲媚幽獨不知
清夜終

贈地理龍明遠序

鴻濛肇開而山川形焉山川既形而至理寓焉其
形雖顯而著其理則隱而微非探索玄奧莫能得
之故自風水之說興上下千數百年而山川之盤
鬱秀傑者往往遺棄至今而莫之顧也蓋天地之
秘待其人而後發自郭景純而下曰曾曰楊以至
于今上牢劉氏得其理者寥寥數人而止夫以數
人之見而欲求千數百年之間山川之秘宜乎其
有遺棄者矣時師俗士持淺陋之術以誤當世之
人指偽以為真飾非以為是以愚誑愚懵不自悟
豈不深可歎哉今年春予以老病來就醫藥于永

新之上麓主劉君子琚子琚爲予談山水之在其鄉境之內者且曰此固予之所自得者也必待龍朋遠來決之未幾而朋遠來一覽而決曰是固有得有失然吾未足以盡吾之所見也吾之所見者異于是遂指其處以語子琚子琚見之乃大喜曰朋遠不吾負也吾不徒譽朋遠矣由是遂留宿館中朝夕相與談而予亦由是而得以盡窺朋遠之學焉大抵朋遠之學其傳之也有其宗其求之也有其要故其得之也直足以上追古之作者而無愧焉惜其藝成而時乖志遠而跡近跼蹐鄉里而無以自見于世故雖磊砢自負而人或疑之昔者楊

子雲法言欲以傳世爲時所非笑謂其可將覆瓿獨桓譚稱其書必傳其言凡人賤近而貴遠徒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爾然則朋遠之所以未見信于今之人者或者其類是歟桓譚稱子雲于衆人非笑之中而子琚稱朋遠于衆中疑似之際皆可謂卓然之見者矣方子琚爲予稱朋遠時予固未嘗知朋遠也及親與之語而盡窺其學然後知子琚之果能知人而朋遠之果有異于人也今四方多難誠難遠圖然亦宜稍出而試之使自有宇宙以來山川之秘一旦由我而發則人之見者必將歎服誦之于當時而傳之于後世

又可使曾楊數公得專美千百載之上哉朋遠既深得山水之妙而尤精沙滌與人論禍福不差釐毫尤其識趣高朗故所學輒精又性剛直不苟取不妄諛悅人故極爲子琚所稱許而予之子位亦辱與朋遠遊故序贈之

何氏族譜序

永新之望山曰禾山其水曰禾水之麓水之上流何氏世居之其居演迤連屬相望其人多磊砢儒雅彬彬焉予嘗讀廬陵舊志閱宋時科第人物惟永新爲盛而哀然爲永新科第之一人者何晝也晝嘗讀書廬山白鹿洞遊南塘自拔歸來汴以策

干宋太祖其後又以進士及第仕至鳳翔觀察推官夫如是則何氏之族所以名世族者固自晝始及觀晝之十世孫浩所爲族譜序述其系自晝而上至安豐太守轂世次尤詳于是又知何氏之族所以名世族者自晝而上又自有人也名德之後子孫至累數十世愈遠而愈蕃夫豈無故哉非有積行卽有隱德決非偶然者宋祚旣遷浩以布衣倡大義舉兵勤王卒蹈永新屠城之禍以死余故謂宋祚三百年何氏與之相終始晝以科第顯著于前浩以忠義憤發于後可謂無忝爾祖矣嗚呼國祚有興替而何氏之族至今守詩書禮樂不廢

古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其果然歟其果不然歟予少時猶及見何世一二先輩風格議論皆凜凜可敬畏今又得與其孫何或遊或又何氏之賢子弟也因其執譜以請故爲書之

贈盧景宣序

欲觀士君子之立身行己必於其憂患困苦中求之當憂患困苦之時而能不失其所守焉則其爲人也可知矣學者盧景宣早從父宦廬陵遭世變更父亦隨逝零丁孤苦孱弱寡劣而能獨立自樹不顧流俗兢兢焉以持其身勤勤焉以養其母汲汲焉以讀書飭行爲務而不以貧賤移其心不以

勢利易其操于是莘田高公延置于家以訓迪其子弟而又朝夕與之討論乎古今研窮乎詩禮以盡乎賓主相與之誼焉蓋高公先朝老成涉歷經史其閱人也多其知人也明故能與景宣相與如此景宣年富而力強苟于是而益加勉焉益堅其所守益礪其所學則夫先賢所謂貧賤憂戚庸玉汝于成者吾必於景宣乎見之

贈安成王本立序

醫之爲道大未可以藝而視之也古之以醫而得名于世者多矣然少有能進于道者則以其人之非賢者也予少多疾晚更世難思自保持每聞善

醫輒喜與交來禾川久乃得安成王君本立視其人非世俗之醫也故特精于醫世俗之所謂醫者不求其藝之精而惟務銜其能以售于人以得人之貨利甚者以藥殺人而不顧也視夫操戈刃以害人之生者其事之陰賊險狠殆有甚焉而本立則不如是予故曰其人非世俗之醫也人求善藥本立與之間其價曰疾愈而已或謝焉本立曰置之或曰若干人君生之也本立曰彼不置死吾安能生之禾川城中軍民男女幾萬人無不得其歡心亦無不道其爲人者嗚呼此黃帝岐伯聖賢設教利世之本意而本立能之予故曰特精于醫者

也又喜結交當時之士君子相與爲詩章倡和以道其志教訓其子令從事君子游以博其見聞而進于學是本立之意又未嘗以醫爲自足吾聞有陰德于人者其後必有人觀本立之有子而其事可徵矣予羈旅中藥裹未嘗一日去左右而本立精于醫又與藥不索價予方資本立以自老故樂于稱道之此雖予有德于本立之私言也而天下之理則不外于是然則是可進于道者本立其賢矣夫

遂初堂詩序

遂初堂者劉君文貫所居之堂也其詩則當代之

名流碩士相與詠歌乎斯堂者也文貫之先自清江以來永新居城內之三井凡四世而分處于城西門內之水窓又五世而文貫之大父生焉邃學篤行爲世師表號水窓翁有元丙子世道遷革翁率其兄弟就北鄉合東別業以居凡三十年爲子者三爲孫者十有三而文貫以次嫡長業儒以襲其家學壬辰兵起流散地與屋悉爲強暴橫肆莫敢誰何文貫奮不畏難累白于有司有司不爲理則訴于憲府凡三訴強暴乃伏辜卒復舊業文貫喜其業之復且謂自今得完緝生聚以繼水窓翁之遺澤將自茲始故卽其舊廬以爲堂而題之曰

遂初于是凡四方之士閱其力之勤而樂其志之遂故相率而爲之詠歌焉吾聞水窓翁之生也以宋戊申十有二月而文貫之生于有元也其歲同其月又同故文貫之生以同名水窓翁遭世遷革始居合東爲世變之初今文貫經營十餘年使祖父之業旣失而復得旣去而復還則又一初也夫如是則斯堂之爲遂初也固宜雖然自世變以來豪家巨室傾覆顛沛雖夙負才智勇力者卒莫能保其基拱手以付他人莫之與爭而文貫以疲薊之資乃能使強暴屈服而故業卒還豈非儒者之能事哉儒者之能事吾儒之所宜稱道之者也此

諸君詠歌之所由起也此予序之所以作也

周德清樂府韻序

天地有自然之音非安排布置之可爲也以安排
布置者爲人也非天也天地旣判而人與之並立
焉草木生焉禽獸居焉凡具形色肖貌于天地之
間者莫不有聲焉有聲則音隨之矣清濁高下抑
揚疾徐何莫而非自然之音哉聲音具而歌詠興
虞廷載廢三百篇之權輿也商頌周雅漢魏以來
樂府之根抵也當是時韻書未作而作者之音調
諧婉俯仰暢達隨其所取自中節奏亦何莫而非
自然之音哉韻書作而拘忌多拘忌多而作者始

不如古矣古之詩未有律也而律詩自唐始精于
律者固已有之至杜工部而雄傑渾厚掩絕今古
然以比之漢魏諸作則意趣風格蓋亦有不然者
矣古之賦未有律也而律賦自唐始朝廷以此取
士鄉老以此訓子兢兢焉較一字于毫忽之間以
爲進退予奪之機組織雖工排偶雖切而牽制局
促磔裂以盡人之才故自律賦旣作迨今六七百
年之間而曾無一篇可傳于後世曾無一字可益
于世教凡若此者皆韻書之貽患也嗟乎韻書之
作也果何人哉使其果聖人也則吾不得而議也
使其非聖也則亦安得而盡信之哉孟子之于武

城取其二三策而言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以聖人之書而孟子猶未之盡信而况于後世之書乎况若沈氏之書者乎今且直以一方之音而欲行之于天下以一人之見而欲行之于萬世偏仄固陋遂爲成書使後之人遵而用之如衆工之守繩墨小吏之持法令斷斷乎不敢少有遷移吁亦可歎也已予自初入學學詩恒怪夫東冬之不相通也青青之不相用也則執以問諸師師曰此有清濁非爾所知及長而益疑則又以質諸鄉之先輩則鄉之先輩亦有疑之者矣疑之而著而爲書者有之矣恨世變莫之所存亦莫能臆究其說常往

來于懷高安周德清通音律善樂府舉沈氏之書而洗空之考其源流指其疵謬特出已見以陰陽定平聲之上下而向之東冬鐘江等韻皆屬下平以中原之音正四方之音而向之混緩范犯等字皆歸去聲此其最明白而易見者他亦未暇悉論也蓋德清之所以能爲此以其能精通中原之音善北方樂府故能審音以知音審音以類字而其說則皆本于自然非有所安排布置而爲之也使是書行四方則必將使遐邇邦僻嶠之士咸知中原之音爲正而自覺其侏儻鳩舌之爲可愧矣又推而施之朝廷則必形諸歌詠播諸金石近之則可

追漢代之遺風遠之則可以希商周之雅頌而虞
廷賡歌之意亦將可以聞其彷彿矣不其盛哉

送易玉田之龍陽學正序

龍陽爲湖北善地居洞庭上游其山川遼廓平曠
幽迥演迤無窮林大谷層巖峻嶺之限故其俗厚
以淳其地多腴田沃壤湖地藪澤藕根菱芡于是
乎產龜鼉龜鼈駕鵝鵝鴿于是乎聚而細氓得取
之以爲利故其民富以饒南宋時蜀之賢大夫居
官避難者多家焉今其故家巨室率多蜀人故其
士皆文以雅夫惟其如是也故爲政于是邦者其
政易以行而爲教于是邦者其教亦易以入余往

年客是邦是邦之賢士大夫多予所舊友是邦之
學者多出予館下今別其地三四年矣而未嘗一
日忘焉玉田易君由縣教官再轉而陞郡之博士
予嘉其得善地故爲敘其山川風俗人士之美以道之
雖然予豈徒以是爲幸哉予將又有望焉凡學校
與科目相盛衰科目行取士多由學校則科目學
校皆士氣所由關也科目廢而學校獨存則斯文
之脈所恃以不絕者惟學校已耳舍是他又奚望
哉苟職教者于此而不加之意則學校雖不廢猶
廢也君之是行也爲我告龍陽之大夫士其勿以
科目之廢而忘學校公以處之勤以勵之則科目

雖廢斯文固無恙也非若吾誰望哉明年當買扁舟上滄水以觀君爲教之績君其無負予言

送陳元善赴海北憲椽序

科目行士皆期一第以行其志然其初入官率多得州縣又往往居佐貳下僚守長肆行奸吏無檢加以大府把握于上一失其意立蹈禍機而豪猾之民又從而窺伺之蓋有終日憂勤而無意于事功者回視昔時讀書談道之樂反不可得噫士志此而求以行其志難矣哉惟進士之舉而第者得爲憲府掾吏秩雖卑而其謀謨贊畫能與憲府官相可否于是一道之間官吏之貪廉聰黠民情之

苦樂憂喜風俗之淳漓上下皆與焉意之所向無不可爲而又無把握窺伺之者士而得志于世惟此爲庶幾乎予同年陳元善兩以鄉舉至禮部不見取于有司輒增修其業不少懈名行著聞久而益信故當道之明公要人交章稱譽欲用之又以例不可乃舉爲海北憲椽而元善之意猶若有未慊者予謂夫士之幼學壯行每欲僥倖一第幸而得之以自試于州縣局縮澳澁豈若得一憲府椽之可以行其志哉縱使得一州縣而治之無不如意亦不過百里而止豈若佐憲府行政事其恩威得以厲一道之廣之遠哉以彼易此孰得孰失要

必有辨之者元善行矣異時歸告予曰某郡某守
令賢吾告之官之長而舉之若干人某郡某守令
惡吾告之官之長而黜之若干人行某事出某令
當一一語我庶幾有元善平生之志

蕭氏噫吟四葉序

蕭氏之詩盛矣夫詩而至于四世其可不謂之盛
乎天之所以予人者甚不數數也窮古迄今凡幾
千百年而能詩者有幾蓋詩于宇宙間如至寶之
不常有使天而數數以予人則詩亦豈足貴哉此
固天之所甚靳而不肯輕以予人者也天固靳之
而蕭氏固有之則天之所以與蕭氏者獨何厚哉

蕭氏世居禾川秋山下自宋至我朝領貢舉者相
望而所謂噫吟集行于世者則季韶雪崖翁之所
作也季韶之詩如靜得王先生青山趙先生皆稱
道之二先生號以詩名則其所稱道者必不苟矣
季韶之子公翰公翰之子與敬皆深于詩者與敬
嘗受詩經于冲所彭先生故其溫柔敦厚之教爲
有源委至于謙用所作尤清俊可愛里人左起中
集其四世詩名曰噫吟四葉噫盛哉昔老蘇公謂
千金之子可以富人可以貧人而求一言之幾于
道不可得噫一言且不得而况其多乎况于四世
乎且吾聞謙用彬彬好修極意舉子業嘗以儒術

發身湖南今且錄郴學矣使由是而昌其詩鋪張
皇猷以大鳴國家之盛當又有盛于今日者故述
其家學之盛以序之

于承慶詩序

于君承慶吾鄉親友也一別五年乃得再見淚村
山中予于是重有感矣至正己亥冬紅巾逼茶陵
越明年夏圍守益急承慶倡城中人晝夜助官軍
巡邏備禦無少怠事有拂於其志輒發而爲詩痛
憤激烈往往有奮臂扼腕切齒唾罵之意每一詩
成輒持以示予予欲和之而未能嘗語之曰子姑
爲之吾他日當爲子序已而茶陵城陷羣兇謹譟

持刃器突入人舍殺人填門巷承慶抱父號痛寇
不忍害竟以不食而卒其一妻一妾皆自刎死不
受辱嗚呼若承慶者亦可謂磊磊落落人矣予旣
偶不死得與承慶哭別城東門欲還鄉就死先人
墓下而又得不死乃復竄居永新之界溪村山中
日就衰朽而承慶且浮三湘越五嶺周迴千數百
里間以與當世之王公大人上下議論今又以勤
勞王事求間道訪予山中且得復讀其所爲詩俯
仰今昔恍惚如夢予雖呻吟疾痛不復能爲文詞
而猶能記茶陵城中時語亦安得不爲承慶一言
哉雖然承慶之志見于詩者固能使人洞見肝膽

雲陽集 卷二
無毫髮委曲而其才之可以見諸行事而施諸功業者則未之見也今四方王公卿使及朝廷名德重望開受羣言無間遐邇承慶得從容進趨其間宜必讜謨宏論日陳于前使底綏戡定之功如雷迅風烈而雲收雨霽天日清朗夫然後于向之所以痛憤激烈而奮臂扼腕切齒唾罵之意於是渙然而消泰然而平乎不然則抑鬱沉痼無有已時吾未見其可也然則予之所望于承慶者夫豈獨于詩而已哉

汪氏族譜序

新安汪君士章持其族人松壽所著淵源錄以示

予且曰松壽所著詳矣其旁搜遠取考古驗今細大不遺使吾汪氏之子孫得有所憑以不紊夫尊卑疎戚之序其用心勞矣然松壽特詳其所自出而于他族不能皆詳蓋族之盛者久則必分分則益衆衆則不勝書矣此理勢之自然也松壽居休寧而吾居婺源之回嶺淵源錄汪氏譜也而吾回嶺之族系未詳此吾回嶺之譜所以不得不作也松壽居休寧則詳其所自出今吾居回嶺亦詳吾之所自出吾之意卽松壽之意也自回嶺以前則同松壽吾非敢有加于松壽也予按汪授姓始于魯成公傳至士章凡七十四世其間世次考據明

白非臆說者具見淵源錄松壽于汪氏不爲無功矣而士章復爲此譜詳其所自出蓋考蘇氏眉山譜已有譜爲吾作則詳吾所自出之說士章之譜非無所做而作者也夫自遠而近自疎而戚由受姓而至于已身詳悉具載豈非爲人子孫者之大願哉然勢有所不能則詳其所自出焉可也然則松壽雖有功於注氏而士章又有功于回嶺者矣汪氏世有顯人功名富貴科第武功赫然爲汪右族然居新安以來至唐越國公爲最盛分居他縣仕有元者惟回嶺爲最多越國公以下具見各族之譜仕有元者向使士章之譜不作則其仕宦行事

之跡皆湮沒而無聞矣豈不深可惜哉又况乎尊卑踈戚之序其有關於汪氏者尤不小也士章讀書博學事母盡孝于兄弟尤極友愛無富貴之習功名之志於世事澹泊無所營而獨殫力竭志以成此譜其所見去常情遠矣吾聞君子能盡孝于親其子孫必有興者若王祥之後蔓于江左而功名之盛其國家雖隆替而王氏之子孫愈昌而愈熾此其驗也吾見士章之後子孫必有勃然而興亦若先世之忠勤以開其後則斯譜也又不患乎無接踵以續之者矣士章求予文序其前故爲書之

茶陵州達魯花赤脫因善政詩序

爲政之要曰公而已矣公則明明則人之情僞事之是非舉不可掩率是而行宜無不得其當者然又必守之以誠持之以久然後足以成治功得譽名也茶陵爲州號稱易治而爲政者率皆以私意擾之由是怨讟日滋名譽日損若是而誘之曰民之難治也是豈民之過也哉今監州脫因公則不然自公之來民咸畏公之威而樂其寬服公之明而愛其廉聽公之教而委心于其賞罰于是自郡邑至鄉井皆稱之如是者凡三年而公之政治益勤今年夏境內以旱爲憂齋戒徒跣冒暑以禱雨

隨禱而應民旣悅喜未幾廣東寇竊發聲鄰境師府檄郡縣繕修城池民又以役爲憂公得檄卽按視圯毀調附城居民有力者爲之又不得擾而集鄉民之入城者見其事之成而不知其役之興又大悅喜于是而益稱之州之役賦視畝地之多寡以爲戶籍之上下而貧富相傾每不得其實至有業產俱盡而賦役不減者大府雖屢行下而有司憚于浩繁倡而復止爲害滋甚公于是聽民得以自首且損已俸以供吏胥筆札之費稽校出入吏執筆視公爲謹無敢容其私故能舉數十年不治之弊而一旦爲之是又大有功于民者于是蓋屢稱

之矣大抵公之處心也公故其臨事也明而又加以辨敏之才持守之力宜其愈久而民愈稱之無恠也既而州之儒士咸願作爲歌詩以頌公之德于無窮而屬予爲之序夫修其德政以與其民同其好惡者爲政者之事也而緝其德政以播之聲詩者士之職也以公之善政如此而不能使之揚揄敷布以傳于遠以垂于後以勸于將來則爲士之職不既荒乎是吾黨之士所當相率而獎助之也故爲之序

蕭氏族譜序

予初避地來禾川聞義山蕭氏之族多文學行義之士著名于時比年來上麓以所聞詢之劉君子琚子琚曰予蕭氏之甥也蕭氏信多材然非獨以文學行義稱也且有智力剛毅之士足以撐柱時變予心甚喜之而未由攷其派系之詳及觀光謙所編蕭氏族譜然後其詳可得而見蓋蕭氏舊有譜宋季喪亂失亾賴諸老口以相授當有元盛平時光謙與兄光宇姪鳳岡相與講論性理之學每歲科興則偕試其藝翕然有聲場屋間方是時亦嘗用意與譜輒又慨然歎曰吾徒方從事科目幸而有成他日爲之未晚也已而時異事殊光宇鳳岡相繼淪逝于是光謙之姪某某相率以請于族

之長曰某某某躍然喜曰此吾之責也遂以譜
事屬之光謙光謙領之而未就既逾月其姪孫某
某復率其昆從子弟以來請亟成之以無墜其先
世之緒而貽其後人光謙乃精加考訂以就此譜
復繼之序以述其詳著之詞以示其訓秩乎其有
序也蔚乎其有文也凜乎其有戒飭之義而不可
犯也吾觀蕭氏之初祖由五季自長沙來數百年
間世祚凡幾廢興人事凡幾變易而蕭氏之族至
于今衣冠禮樂視昔無忝豈是鄉之山水奇崛其
鍾于人者固自有不同歟抑其人之才有足以當
世道之變而然歟不然則蕭氏之所以久而不替

者其必有故矣吾聞蕭氏二世祖遇達僧爲卜葬
地當時問其所欲則曰不願富貴但願後裔溫飽
綿綿不絕耳夫如是則蕭氏之所以久而不替者
豈非山水之盛勝其鍾于人者固自有不同歟吾又聞
當宋靖康間時則有若宗義以武衛閭里南渡紹
興時則有若安質宗旦元克復禾川邑有元定江
南時則有若彥清兄弟八人咸有勇力材藝而彥
清尤駢脅多智能庇活其親族鄉黨大溪山陽襄
洞寇負固累年江西湖廣夾攻弗克時則有若國
材國華定翁兄弟率壯士先登克之以功授爵賞
及至正壬辰之變所在蜂起人不自全時則有某

某出資力率衆守禦累著勞效而某父子又累擊
賊擒其渠魁以保障其鄉鄰咸受爵賞之命夫如
是則蕭氏之所以久而不替者又豈非其人之才
有足以當世道之變而致然歟嗟乎世之故家大
族能如蕭氏者幾何人哉時平則文學之士彬彬
焉出而馳騫乎科目之場世亂則才智之士矯矯
焉出而赴趨乎功名之會是豈世之萎蕪瑣屑不
自振拔者所可與同語哉予旣喜子琚之言爲可
信又喜蕭氏之子第能協志以成此譜使後世有
可遵守者故因光謙來請而爲之序

雲陽李先生文集卷之四

丁卯八月十二日校